



在美国养老院过圣诞节

◆ 秦丹华

曼舞高歌派对乐

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逗留期间,每天饭后散步,我都会路过附近的一家养老院。那是一所三层英国式建筑,底层沿街的房子,像百货公司一样装着透明落地大玻璃,透过玻璃可以望见里面老人的活动情况。有的在看报,有的在笑谈,有的就坐在玻璃前看街景。屋前的人行道大约10米宽,种着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树,树下放着木凳、秋千椅。每次经过那里,坐在木凳上、秋千椅上的老人都会主动和我打招呼。

看着老人们在那里颐养天年,我不免对美国的养老院有点好奇。机会来了:圣诞节将至,教会组织我们去养老院过节,同去的有退役军人、艺术工作者、老师、学生等。

养老院共有40多位老人,每人有一个17-20平方米的单间,屋里干净整洁,有的还放着钢琴。每日三餐都在沿街有着落地大玻璃的大厅里吃,每星期六下午还有派对……一番走马观花之后,大家聚在厨房里一起帮忙制作蛋糕、饼干。

与老人一起午餐后,为平安夜“预热”的派对开始了。

伴奏乐队由三人组成:钢琴师、萨克斯手、鼓手。美国人很多都会弹钢琴,老人轮流上去“秀”才艺;而萨克斯手和鼓手则是学生志愿者。别看乐队只有三个人,他们轻松自如的演奏,照样把派对氛围搞得热热闹闹!

乐声中,老人们纷纷走向舞池。由于男士少,没有舞伴的女人会在别人跳到一半时走上前去,拍拍男士的肩,要求和他跳一曲。男士很绅士地朝原先的舞伴鞠个躬,女伴呢,也很大方地一笑让开。我爱跳舞,于是也下了池。跳了两次,都是跳了一半,舞伴就被别人“抢”走了。

乐队奏的大多是美国乡村音乐,还有华尔兹、伦巴、恰恰,也有轻快的吉特巴。美国人跳舞时肩膀摇来摇去很特别,轻松活泼。其间不断有人到台上去唱歌,有个老头拉着我和他一起唱《你是我的阳光》,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他上了台,索性一起放开嗓子大声唱起来:“You are my sunshine……”彼此间还不断互相眨巴着眼睛,仿佛回到少年时代,不管三七二十一,大大地臭美一番。

钟声笑语平安夜

派对开到一半时,义工送上咖啡、蛋糕、饼干。吃完点心,我们又开始跳四方舞。这是一种有趣的集

体舞——像国内社区里跳的排舞,不断变换着方向,不断交换着舞伴,这样会使你接触到许多舞者,你可以很短的时间内就认识许多人。在场的人,包括那些坐在轮椅上的以及不跳舞的人,都被这热闹欢快的场面感染,大家笑得开心,跳得轻松,似乎个个都忘了年龄。

下午4时派对结束后,老人们各自回房休息。有位叫Betty的老妇人请我到她房里作客。那是一位有一头漂亮银发的老人,穿一条灰色长裙,粉红色上衣,带一条珍珠项链。她穿着优雅,态度和缓,谈吐风趣,我们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,无话不谈。

她告诉我,她有两个儿子,大的是军人,小的是医生,都已结婚生子。她自己原来是小学老师,退休后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院已经四年。这里价格不贵,供应伙食,有医生看病,每月组织两次听音乐会或看芭蕾等文艺活动。行动不方便,有义工照顾,一切不用自己费心。感到寂寞时可以到大厅里找同伴下棋、打牌、闲聊、打乒乓;需要安静时,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读书、写字、弹琴唱歌、看电视、听CD。假日里,儿媳会带孙辈们来看望她。她觉得老人住养老院是最佳选择,为子女减轻负担,为自己解除寂寞。

晚餐时,大厅里到处是彩带和各色气球,一棵高大的圣诞树亮着彩灯,树上挂满了礼物,地上堆着大大小小的礼盒。晚上8时的钟声响起,从楼梯上走下来的老人都穿着红绿两色的衣服。有个老先生穿了一套大红色西装,一条绿色领带,还戴了顶绿色帽子。各种款式不同的红绿衣服凑合在一起,一派节日欢乐的气氛。

长长的餐桌排成了U字形,每人领一个小盒子,里面有饮料、汤、蔬菜色拉、烤火鸡、蛋糕、咖啡和糖果。虽不能算丰富,但营养搭配合理,适合老人享用。

吃完饭,全场大合唱《圣诞颂》,然后又是男女声合唱《圣诞之夜》,女声独唱《圣诞快乐》,接下来还有讲笑话、猜谜语等节目……热闹极了。可惜我英语不够好,那些笑话、谜语有太多俚语俗话,听不懂,只能跟着大家一起哈哈大笑,分享快乐。

午夜12时整的钟声敲响。欢呼声四起,大家拥向圣诞树去拿自己的礼物,有的人会拿到两三件。我也拿到了一只红黄色的小盒子,上面粘着一个绿色蝴蝶结,里面是一块巧克力。我心花怒放,幸福极了。这是我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一个节日!

中西合璧的婚礼

◆ 姚全兴



纽约妹妹来改口

说来也很有趣,我那个在上海做报刊美编又喜欢折腾电脑的儿子,30多岁了,谈过的女朋友也不错,但就是不成功。2年半前到了纽约,居然大功告成。

有一天,他教的华裔电脑班中,一个老阿姨笑嘻嘻地问他,你结婚了吗?有女朋友吗?他摇摇头。老阿姨马上说,她亲戚中有个女孩子,是不是见见面?儿子想,自己初来乍到,还没有站住脚跟,但老阿姨这么热情,可不能拂了她的好意,就笑笑点头了。

哪里知道,有缘千里来相会,双方一见钟情。那女孩子克利斯汀是华尔街金融业的office小姐,谈婚论嫁不成问题,可一直没有中意的人,但一见到我儿子,就对他颇有好感,岂不是月下老人的天作之合?于是两个年轻人接触了半年左右,筹备婚姻大事了。

我们老两口知道了喜不自胜,“天上掉下个洋妹妹”!在网络视频聊天中,克利斯汀和我们有说有笑,又彬彬有礼。更使我们感动的是,她和她父母将我儿子迎入家中,还出钱装修了一个宽大的半地

下室,作为新人的婚房。我们到了纽约,也住到他们家里,大家谈笑风生,无拘无束,俨然成了一家人。

儿子在纽约和女朋友敲定后,请我们老两口去参加婚礼。婚礼那天,在我弟弟家接到新娘后,克利斯汀亲热地改口叫我们“爸爸妈妈”,特别是亲热地叫我老伴“我妈我妈”时,我老伴心中甜滋滋的,笑眯眯地乐得合不拢嘴。一个从小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孩子,能够如此尊重中国传统的习俗和礼仪,多么不容易啊!

在喜庆而隆重的婚礼上,我上台作新婚献词,说“克利斯汀很有知识很有修养,我们很喜欢很满意”,这是由衷的心里话。儿子有福了,我们也有福了。有这样一个知书达理的华裔好媳妇,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上海一百个放心。

敬酒布菜大不同

婚礼办在法拉盛闹市区飞越皇后酒店的木兰厅,环境雅致优美,就是没有婚礼台。儿子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婚礼台设计方案,又网购了纱幔。这个婚礼台设计以纱幔为主,在作为背景的白色纱幔衬托下,红色纱幔束腰而垂,打上灯光

后华丽而不失高雅。但纱幔要有架子才能挂起来,这架子搭建起来可不简单。幸亏我心灵手巧的弟弟解决了,他想方设法,买来木料忙忙碌碌地又锯又钉,才将架子竖立于酒店中央,请来的婚礼司仪才能在台上有用武之地。

婚礼那天晚上,灯火辉煌,音乐声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,一桌桌圆台面上鲜花娇艳欲滴。司仪仪表堂堂,掌控场面、调动气氛很有艺术手腕。他主持婚礼时英语、国语、粤语并用,口吐莲花,谈笑风生,照顾到宾客中各方人士,十分了得。

我们原以为外国婚礼一定是西式的,和中式传统婚礼完全不同。哪知道在纽约唐人街,举办的婚礼大多是中西合璧的。例如,中式敬酒忙煞新人,一桌桌敬过去,还要喝宾客回敬的酒,没有一点本事简直难以对付。但中西合璧的敬酒不是这样。新人每到一桌,一桌宾客就站起来高举酒杯,同新人一起“哦哦哦”地大声欢叫,新人十分省力,而气氛又十分热烈欢快。

再如,有一个节目是新郎在台上邀请新娘跳慢三步的交谊舞,跳得好不好没关系,重要的是翩翩起舞引起满堂欢呼。热情洋溢的宾客也可以上台伴舞,于是台上台下鼓掌的鼓掌,欢笑地欢笑,在音乐的旋律中经久不息,把婚礼的气氛推向高潮。

又如,婚宴也颇有特色,菜是中菜,但一改中国式婚宴中宾客将筷子一齐伸向菜盆的习惯,而是中菜西吃,侍应生将每盆菜肴分成小盆给宾客,吃不了就打包,既卫生又有趣,而且不浪费。婚宴还有一个特色,就是没有人吸烟,没有人醉酒,更没有杯盏交错、杯盘狼藉,大家说话轻轻的,笑盈盈的,不失公共场合应有的文雅和礼貌。

没有不散的筵席,在《友谊天长地久》的音乐中,宾客们一一握手告别。有的人说,这个婚礼是他们出席的最难忘的婚礼。我也有同感。何况我出席的是儿子的婚礼,幸福而甜蜜的感觉更浓郁呢!

您选择什么音乐

◆ 闻力

开办这家怀旧餐馆,耗费了我不少的心血,从四壁的装饰,服务的流程,以至灯光音响等,我都试图推陈出新。曾一度在短时间内收到了良好的效应,但是,多元化的社会生活却又常常给我提出新的问题,使我不得不地思考,不断地改变我的经营思路。比方说,餐馆各包房里该播放什么样的怀旧音乐,就是一个有点伤脑筋的问题。

前段日子,一对中年夫妇进了一间包房。容貌和举止告诉我,他俩属于那种饱读诗书且很有教养的知识分子,我甚至觉得,他们给这间现代化气息浓郁的包房带来了缕缕书卷气。我又看了他俩点的菜,都是些清淡、素净的。再看他们的进菜样子,也十分讲究。我相信我的“直觉”,便很有把握地播放了一组美国的爵士乐曲,顿时,整个包房里回荡着欢快、激越的旋律。

我想,这对中年夫妇一定会对我挑的音乐感到满意吧!于是,眼看他们用餐完毕,我轻轻地走上前,用音乐一般轻婉的声音问道:“这组音乐您满意吗?”

当时那组爵士乐曲正接近尾声,但仍轻盈地在餐厅里流淌,我期待地竖起耳朵去聆听他们的回答。没想到,回答是:“我们不大喜欢这种乐曲。我们欣赏《我的祖国》

或者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”

我傻了眼。没想到看上去很“洋气”的他俩,音乐口味却反而是“厚中薄洋”……

我吸取了教训,从此以后,对各包房内的音乐索性采取随心所欲的态度,不管男女老少来,播放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现代通俗乐曲,整个餐厅内显得一片“前卫”。

上周末的中午,来了一对青年男女,看样子好像是一对情侣。从他俩一进入这间包房,我就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。两个人拉开一段距离,脸上都是一百分的肃然。姑娘坐在位子上,斜对小伙,不言不语,两眼盯着玻璃窗外的风景。餐桌上来了,小伙子夹了一筷子放到姑娘的碗里,轻声地说了一句什么,但姑娘动都不动,像一尊固定了表情的雕塑。小伙子无可奈何,自己吃了起来。

餐厅里静得出奇,两位服务小姐都不约而同地觑着我。她们的眼神似乎在出主意:优美和谐的音乐说不定会打破这种沉闷对峙的气氛。

我凭着“直觉”,觉得他俩极像未脱梦幻的追星族,便抽出偶像歌星孟庭苇的专辑《谁的眼泪在飞》放了起来。瞬间,餐厅里响起了孟庭苇那甜美而又略带凄婉和忧伤

的声音。

不料,一曲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》未终,姑娘已眼含热泪,起身飞奔离去。小伙子匆忙买单后,也追了出去。

这事虽然已经过了几天了,但我仍然感到很歉疚。如果当时我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《爱的协奏曲》而非《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》,说不定,那位姑娘可能会慢慢地拿起筷子,那如花的脸蛋上可能会慢慢地绽出笑意。然而一切都晚了。唉,我这讨厌的“直觉”!

音乐之于人生,就像调料之于美食,这也是当初我要在餐厅配置高级音响的原因。但我没有想到的,是音乐的播放太有讲究了,不能乱放。它应该像菜谱一样,供不同的顾客选择。那对中年夫妇,虽然气质看上去是比较洋派的,但如果当时我能知道他俩其实更青睐红色经典,给他俩播放一曲《我的祖国》或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,也许会唤起他俩对逝去青春和岁月的美好回忆,皆大欢喜;而对于那对情侣,现在我仍是怀着歉意在等待着他俩的再次光临,到那时,我不会主观地根据他俩的表情气氛而想当然地“代劳”,我会轻轻地走上前这样问道:“请问您选择什么音乐?”



本版插图 叶雄